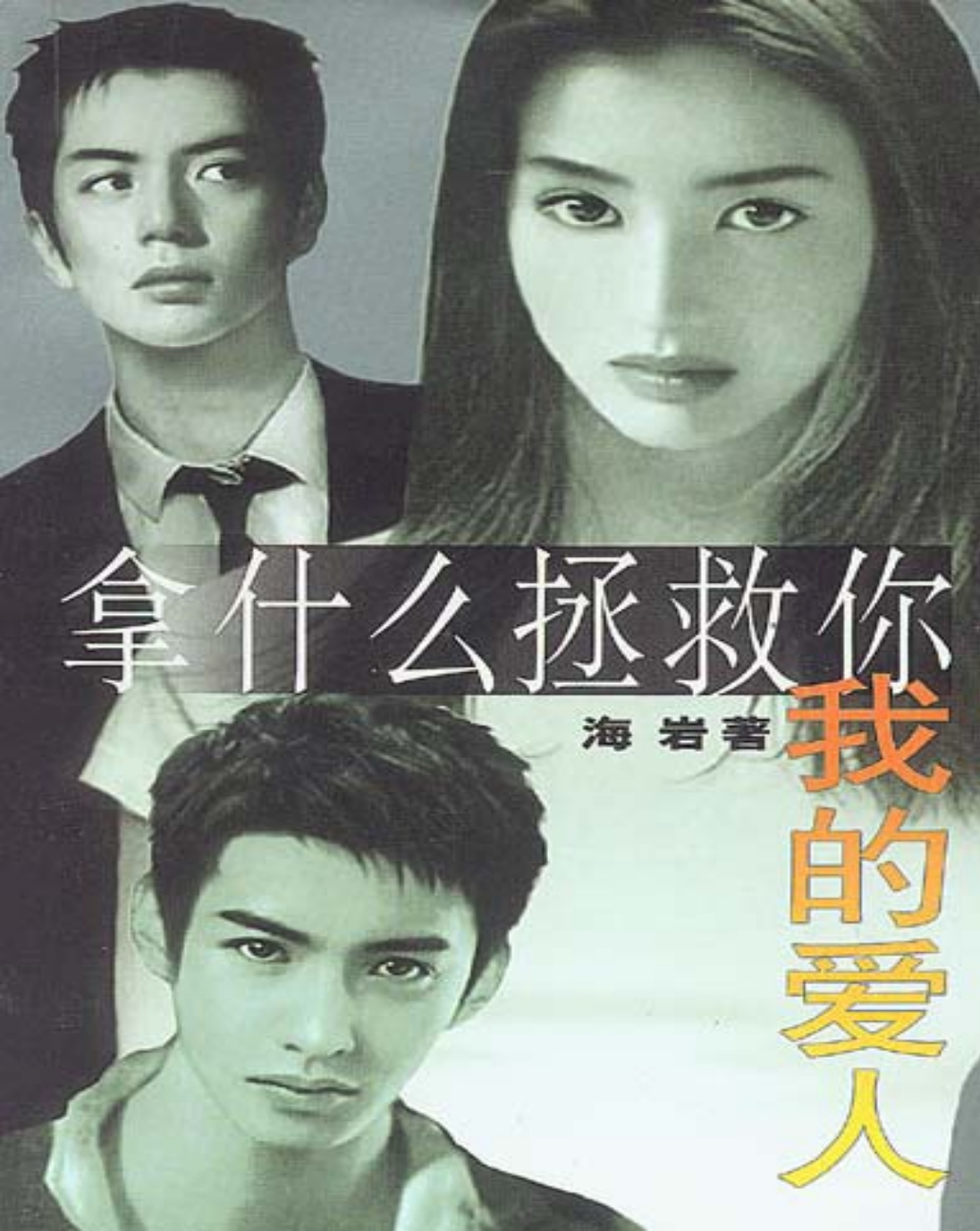




拿什么拯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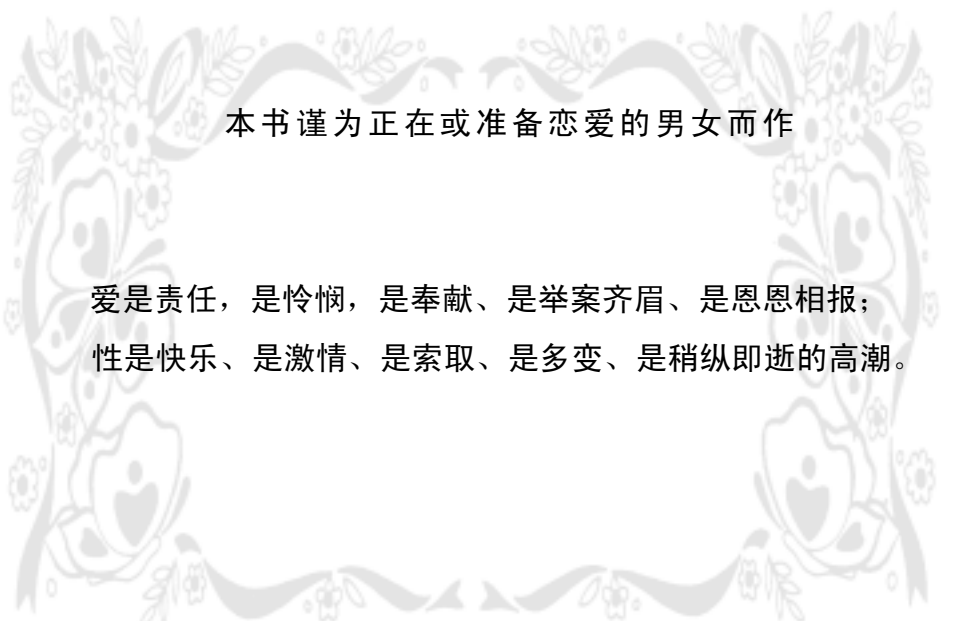
海岩著

我的爱人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海岩/著



本书谨为正在或准备恋爱的男女而作

爱是责任，是怜悯，是奉献、是举案齐眉、是恩恩相报；
性是快乐、是激情、是索取、是多变、是稍纵即逝的高潮。

—

韩丁第一次见到罗晶晶是在平岭世纪大饭店的发型表演晚会上，罗晶晶第一个出场，她那天晚上的艳惊四座让韩丁一生难忘。

在此之前他没想到小小的平岭竟有如此华丽高雅的晚会，在这座并不出名的城市里，竟会藏着如此赏心悦目的女孩。

这一天他记得很清，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现在成了北京一年中最为干净的一段时间，没有了尾气污染的天空刚一放亮就蓝得耀眼。出租车在空旷的机场高速路上开得意气风发，途中延绵不断的枯槐写意出冬天特有的迷离。韩丁赶到机场时才发现自己到得太早，才想起用手机打电话向爸爸妈妈告别。爸爸妈妈利用假期去海南岛晒太阳了，明天才能回来，他们在电话里留了言，告诉他们他去平岭市出差了，可能有半个月不在北京。这是他从

大学毕业应聘到中亚律师事务所之后的第一次出差，爸爸妈妈大概不难在他的这通留言中听出他声音中的兴奋。

打完电话，他又到机场大厅的书店里转了一圈，买了本刚刚新鲜出炉的《时尚》杂志，封面上那位不知名的女孩的脸上，挂着韩丁在见到罗晶晶之前最让他觉得自然顺眼的微笑，他站在国内旅客入口的显眼处，差不多把那一脸微笑看烦了，林必成才摇晃着骨瘦如柴的身板，拖着一只和他的体量不成比例的大皮箱，像个刀螂似的来了。林必成是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元老，也是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事务所草创时那七八个成员都是合伙人，除了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兼管委会主任老齐外，其余人排名不分先后。

他们这个事务所成立至今，也只有七八年的历史，那七八个创始人到现在也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林必成最大，今年四十一岁，比韩丁大十九岁，韩丁叫他叔叔不为过，叫大哥也凑合。好在所里人互相都以老小相称，他叫他老林，他叫他小韩，即亲切又正规，韩

丁觉得这样挺好的。

韩丁看见林必成来了，就收起《时尚》女孩叫一声老林。林必成漫不经心地，回叫一声小韩。两人一起办完登机手续，走到候机厅，坐在指定的登机口前，林必成才清清嗓子，向韩丁交待此行的任务。

“咱们这趟去，是平岭保春制药厂的一个案子，去年年底他们厂有个女孩在厂里的扩建工地上被人杀了。那女的是浙江绍兴去的民工，才二十一岁。十九岁出来的，想挣钱，才两年，钱没挣着，人倒搭上了，咳。”

林必成在所里是很出名的滥情书生，身边常常女人如云。韩丁一直纳闷以他这种性格这么多年的律师是怎么当的，天天替那些杀人越货的罪犯开脱辩解，不知那丰富的情感都给谁了。他笑笑说：“既然这女的这么不幸，那咱也别给那杀人犯辩了，辩了半天不也得枪毙吗。咱干脆省了这趟回家得了，把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过完了再说。”

“杀人犯？”林必成摆摆手，“哪儿啊，这案子还没破呢，咱们接的是民事赔偿这一块。这女的家属要求

制药厂赔四十万，制药厂不承认有责任，一分不想赔，法院已经调解一次了。现在工地上一帮绍兴籍民工闹得很厉害，法院最后再调解一次，调解不成就进入诉讼程序开庭判，我这都是第二次去平岭了。”

韩丁是昨天下午才接到老林的通知让他跟着去一趟平岭的，听林必成如上一说他倒有点奇怪：“这女的不就是一民工吗，有多少家底肯花钱到北京请律师打这种没底的官司？”

林必成又摆摆手：“哪儿啊，咱们是受保春制药厂的委托，和受害者的家属办交涉去。”

韩丁这才明白过来：“噢，咱们是被告。”

这一天首都机场候机厅里的乘客并不拥挤，飞机准点离港。韩丁歪在座位上，把早上没有睡完的觉睡完了，醒来时飞机已经降落在平岭机场。走出机舱门走下弦梯韩丁才发现平岭的天空阴云密布，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可以看到沿途的田野已被化雪渗透，在满天的阴霾下显得又黑又潮。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子的玻璃上，也结了一层似雾似霜的水气，和窗外的道路一样，看上

去格外肮脏。

这是一辆半新不旧的奔驰轿车，车子里面保养得倒还干净，脚下还垫着厚厚的小毛毯，在阴冷潮湿的天气中，让人觉出几分干燥和温暖。来接他们的是制药厂董事长罗保春的办公室主任，姓王，是一位四十多岁外表沉稳的本地人，一见面就口口声声代表罗总欢迎欢迎，罗总正在医院吊盐水呢，要不然他会亲自来接你们。老林也一通客气：哟，罗老板生病啦，不要紧吧，要不要先去看看他？好在那位王主任把老林的这份关切确实当成了客套，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罗总心脏不大好，公司里事情多，这几天那帮民工又来闹。从早上就堵在大门口，罗总是走后门才去的医院。我是送完了罗总又赶过来接你们的，幸亏飞机晚点了，要不然可真就接应不上您二位了。

互相客套着，他们进了市区，拉到了老牌的平岭宾馆。下午韩丁和老林就在客房里看材料，材料主要是上次法院调解时形成的一些文字记载，还有死者亲属写给制药厂领导的信，以及对方律师的律师函，还有前一阶

段平岭的新闻媒体对这个案子的一些报道等等。不过在飞机上老林就说过，报纸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描述看不看两可，平岭市公安局负责这个案子的小头目恰巧是老林中学的同学，上次他来平岭时还找这位同学打听情况来着，与小报炒作出来的那些新闻驴唇不对马嘴。

他们到达平岭的第一顿晚饭是和制药厂的董事长罗保春一起吃的。这位罗董事长虽然有心脏病，但不顾王主任劝阻，依然要了白酒和他们频频干杯。这顿饭大概是韩丁吃过的最丰盛的晚餐，鱼翅龙虾都上了。酒过三巡罗保春开始和老林交谈这个案子，韩丁听得出来，他是坚决不打算向死者家属让步的，而且言语腔调相当激烈：“那些绍兴人，简直就是黑社会！他们是存心敲诈我。他们的头头叫大雄，私下里跑来和我做交易，让我出十万块摆平这件事，说只要给他们十万就可以放过我，就不再帮四萍的家属闹事。我这个人做事光明磊落，虽然我这个厂现在很困难，但只要是该赔的，我卖房子卖汽车也会赔。四萍是我们工地上的民工，她的丧葬费补助费我都按规定出了，她又不是工伤死亡的

，凭什么要我出四十万赔她！就算公安局最后查出是我杀了她，我赔她命，也不赔她钱！”

这位罗董事长说这话时已喝了数杯猛酒，脸孔窜红，眼睛也红着。老林原打算说几句劝他让步的话，看他的神经已被酒精搞浑了，只好含糊地点着头，顾左右而言它。

这顿饭除了罗保春借着酒劲儿发泄愤慨之外，别人并不多话。韩丁在大家眼里还是孩子，更没有说话的份儿了，只是默默地倾听，拘谨地吃饭，吃完了饭草草散席。王主任匆匆招呼韩丁和老林去世纪大饭店看发型表演，说有很多名模参加，还请了日本著名的理美容大师到场助兴，一定盛况空前。这场大型表演的赞助品牌之一就有他们厂的保春口服液。保春口服液是专门养颜乌发的天然药物，所以和发型表演正好紧密结合。罗保春又特别补充地向老林和韩丁介绍了他和这场表演的关系：请你们去看，最主要的是因为今天表演的模特里，有一位就是我女儿，她个子高，所以从小喜欢干这个。

王主任也不无溜须地添彩道：“我们罗总的女儿，在我们平岭算得上头牌名模了，在全省都数得着的！”

老林赶紧应景地做出惊讶状：“哟，是吗，那我们一定要看看，一定要看看。”

于是他们告别了罗保春，由王主任陪着，驱车前往世纪饭店。据说世纪饭店不仅是平岭市，也是全省版图内最豪华的涉外饭店，才盖好，刚营业，报了五星还没有批下来。世纪饭店里有一个世纪堂，发型表演晚会就在这间可以容纳六百多观众的大厅里举行。在世纪堂的门口，竖着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依序写着十几家赞助企业或赞助品牌的名单。韩丁他们赶到时表演已经开始，他们匆匆交了票进去，根本无暇顾及广告牌上有没有保春口服液的字样。大厅里的灯光刚刚转暗，音乐乍起，昏暗中可以看到这里几乎座无虚席。韩丁跟在王主任和老林的屁股后面，正低头找座，T型台上突然亮起一束强光。一位头顶梳着高高的扇型发式的少女，金裹银束，梦幻般地出现在T型台的天幕下。她踩着音乐，迎着光束，向突然静下来的观众，向几百

双惊讶的眼睛，款款走来。韩丁在那一刹那全身僵直，每一根神经都被台上迎面而来的少女牵住，他敢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心动的时刻。和一般模特相比，那女孩的身材略显娇小，但那张眉目如画的面孔，却有着令人不敢相信的美艳。在强光的照射下，少女脸色苍白，眉宇间顾盼生烟，进退中的一动一静不疾不徐，目光中的一丝冷漠若隐若现，看得韩丁目不暇接，颇有灵魂出窍的感觉。

韩丁想，但愿她就是罗保春董事长的那位千金。

韩丁昨晚没有睡好，饭前就已哈欠连天，原本对看什么发型表演毫无兴趣，老林要来，王主任又盛情，他就舍命陪君子地来了，没想到今夜会如此不凡。他们好不容易在后排找到了座位，挤着坐下来，伸着脖子从人缝中往前看。转眼时间 T 型台上已是佳丽如云，个个发型奇异，风情万种，虹云流转般地来去如仙。韩丁看得脖子发麻，腰背发酸，才又盼到第一个出场的女孩重新登台。那女孩一亮相台下便隐隐骚动，那一头如扇的长发又变成了刺猬似的短发，极尽新奇怪异之致

，步态表情也与发式一样，刻求欢快活泼之极。韩丁的目光片刻不离地追随着她，他肯定他的感觉百分百地代表了台下每个男人的心声：这女孩的扮相无论古典还是新潮，在满台五光十色的模特中，她无疑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是全场瞩目的中心！

韩丁鼓起勇气，向王主任打听：“哪个是罗总的女儿？”他问这话时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说不定就是台边上最难看的那个，那个发式平庸的女孩身材高大挺拔，脸却像个丑角。

王主任手往台上一指：“就是那个。”

“哪个？”

“那个！像个小刺猬的那个……”

像小刺猬的那个？真的？

韩丁心里狂跳起来，他本能地觉得今晚也许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奇缘。

韩丁从小生得唇红齿白，打从上小学开始就是周围女孩们秋波频送的目标。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更是学校里的大众情人。他上中学时的外号叫做吴奇隆，上大学

后又变成谢霆锋，好多朋友都怂恿他去电视台玩一把谢霆锋的模仿秀呢。好在韩丁自懂人事起便不近女色，对泡妞一向没有兴趣。说好听点是洁身自好，说难听点是在这方面还没开窍。可以说，在平岭这个发型表演的晚会前，他还从没对哪个女孩动心过。

从世纪大饭店看完发型表演回到宾馆，韩丁很晚没有睡着，除了老林鼾声的骚扰外，就是那张标致如画的脸，总在眼前飘，闭上眼也看得见的。这个夜晚他始终焦灼地翻动身体，在床垫弹簧隆隆作响的声音中盼着黎明。因为按照日程的安排，天一亮王主任就要接他们到罗保春家去商议参加法院调解的具体方案。罗保春家除罗保春之外，当然还住着罗保春的女儿，所以日出东方就成了韩丁的一个期待和幻想，在这个幻想中，事情正顺着一条最快的捷径浪漫地发展。

黎明前他搞不清是怎么睡着的，还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梦，似乎梦见了那个女孩，但面目已模糊不清，梦的情节在他被老林摇醒时也忘得一干二净。他睁开眼，看到天已大亮。连忙肿着眼下床洗漱，

洗漱完毕跟着老林在楼下的咖啡厅吃了早饭，早饭完毕看到王主任的车准时开到了宾馆门口。韩丁拎着装满文件的一只公文箱，跟在老林身后上了车。车在早已热闹起来街道上三拐两拐，出了市区，再沿一条康庄大道行驶五分钟，便进入了有名的黄鹤湖风景区。正值深冬时节，前几天的那场落雪早就化了，湖面虽然没有结冰，但在清冽的寒气中也被冻成一潭死水，深沉得看不见一丝微澜，只有道路两旁的树林因化雪的潮气滋润，抖搂出几分生机，隐约蒸发出一点早春的气息。据王主任说，现在并不是黄鹤湖的最佳季节，所以沿湖而行的道路上，看不到多少游人。他们的车子在依山临湖树木环抱的一个小院前停住，院内有一幢老旧的双层小楼，楼前楼后种了几棵阴森的古槐，虽然老本生鳞，悬根出土，却依然枝桠峥嵘，华盖遮天……王主任在路上就介绍了，罗董事长的家是解放前国民党平岭市警备司令的官邸，后来是解放军攻打平岭的一个前沿指挥所。半个世纪弹指而过，黄鹤湖风景依旧，小楼却已然成了文物，现在归风景区管理处所有，去年被

罗保春长期租下来，做了罗家的别馆。罗保春原本在城里有个住处，租下这幢老房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主要是图个清静。

韩丁从下了汽车，走进院子，走进这幢老旧别墅的那一刻起就心无旁骛，只惦记着能否见到那位梦中女孩。但出来招呼他们的，除了刚刚睡醒两眼浮肿的罗保春外，就是他家那位瘦小干枯的老年保姆。老保姆给主宾四人倒了四杯泡不开的茶水，又给罗保春端来煮好的稀饭和两碟咸菜，便退出客厅。罗保春边吃边谈，态度一如昨天酒后的激烈，对老林试探着提出在坚持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也适当作些让步，给死者亲属一些道义上的援助，以软化对方态度的建议，竟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他把粥碗重重地放在茶几上，粗声说道：“这么多年我办这个厂，白手起家，我吃了多少苦，熬了多少夜，我才四十多岁你看我这头发，还有几根黑的！我太太病了，病得死了，我都没钱救她！钱都压在这个厂子里了！这么多年，谁给我道义上的援助了？谁！保春制药厂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现在，保春口

服液的牌子打出来了，消费者认了，这时候谁要是想整垮我，没那么容易！他们是土匪！我要是冲他们软一下，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吃上我！所以我不能让步。我不让步，他们又能怎么样？我不相信法律会向着他们。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法律应该是大力保护的！”

他这样说，老林也无奈。韩丁昨天看过材料，对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已大体清楚。被杀的女孩名叫祝四萍，是保春制药厂雇的临时工，在制药厂厂区扩建工地上搞统计，去年年底发现被人杀死在工地的办公室里。韩丁手中的材料只是这个案子民事赔偿纠纷的相关文件，对四萍被杀的细节并无太多说明。但从这些材料的只言片语中，仍可了解四萍死得相当悲惨。这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先被木棒重殴头部，然后身中三刀而亡。她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来自江南古城绍兴，他们把刚刚成年的女儿送出去挣钱，接回来的却是孩子的一捧寒灰。其情其景也确实令人同情。但韩丁心想，他们不是来扶贫的，他们是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死者的亲属知道，尽管四萍是死在厂区，死在办公室里